

大 路 朝 天

避寒胜地 鹿回头

最近,我们从广州乘飞机跨越雷州半岛,穿过琼州海峡,经过一小时的航程,来到了祖国的第二大岛——海南岛的海口市。

提起海南岛,人们不免就会想到:文昌茂密挺拔的椰子林,天涯海角的怪石,巍巍屹立的五指山,清澈欢畅的万泉河……不过陪同我们南行的的主人,却竭力主张我们一定要到避寒胜地——“鹿回头”去看看。

第二天,我们乘坐旅行车,冒着淅沥的小雨,沿着海岛的中线公路,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,来到了地处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镇。主人指着不远的一座伸向南海的小山腰,告诉我们:“这就是鹿回头,”并且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传说。相传很久以前,海南岛五指山的脚下,住着一个勇敢善良的黎族青年猎手。有一天,一只美丽的小花鹿,从他家门飞驰而过,猎手便紧紧追赶,一直追到南海边上。只见小花鹿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,回转头来,哭泣着恳求猎手不要伤害它。猎手正要引箭拉弓,小花鹿却变成了一位美丽、温情的少女。顿时,猎手弓箭落,惊骇得不知所措……从此,他们相亲相爱,结为夫妇,靠捕鱼打猎,耕织度日。他俩用辛劳的汗水将海滩拓为良田,变荒野为椰林。经过世代的繁衍,使这里逐渐形成一座村落,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“鹿回头”。奇妙的传说,不由勾起我学生时代的联想。记得读中学时,地理老师就曾告诉我们,海南岛是我国热带经济作物的主

要产区。这里盛产椰子、可可、油棕、剑麻、香茅、橡胶、槟榔、咖啡、胡椒等。这里也是红罗、绿楠、青梅、母生四大名贵木材的主要产地。除此之外，益智、沉香等热带药材亦驰名中外。沿海则盛产鱼虾、盐，还有丰富的铁、磷等矿产……

俗话说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在这遍地是宝的海南，我们见到的，比听到的要美得多。这里，峰峦环抱，林深丛密，彩蝶飞舞，蝉鸣溪流。火红火红的凤凰树、婆娑摇曳的椰子林、婷婷玉立的槟榔树、婀娜争妍的太阳花……真是漫山遍野、比比皆是。一幅别有洞天的海南风光，映入眼帘。风景宜人的鹿回头招待所，就掩映在这绿荫之中。跨过海滨公路，就是碧波万顷的浩瀚南海。举目眺望，烟波浩渺、海空一线、海鸥飞翔、渔帆点点。我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拂面而来的阵阵海风，沁人心脾。信步海边，只见海浪荡来，在无垠的海滩上连成一条条白线。我们赤着双脚在海滩上尽情地拾蚌捡蛤。

招待所的同志告诉我们：“每当数九的北国，千里冰封、雪飘万里的时候，鹿回头却是春意盎然，万木葱郁，青翠欲滴，一片生机。这正是避寒游览、疗养度假的‘黄金时节’。1964年2月8日董必武同志来这里视察时，还赋有：‘海闻龙摆尾，山见鹿回头。椰树森林立，渔舟渺渺浮。’的诗句，来赞美避寒胜地——鹿回头的别具一格的海南风光。”

(1980年12月)

“沙海蜃楼”目击记

1991年8月18日，记者从格尔木去敦煌途经青海省察尔汗地区时，两次目击了茫茫大漠中出现的奇异景观——“沙海蜃楼”。

8月18日9时55分，记者乘坐长途汽车经过“万丈盐桥”。在距格尔木市70多公里的格尔木盐化工总厂化肥分厂时，只见西北方向无垠荒漠的尽头突然出现一片水泽，并随汽车的速度不断变幻着位置，10时14分，淡蓝色的水泽从西北方向移向正西，并奇迹般地从水泽中叠化出一座座白色的楼宇，且错落有致，时隐时现。顿时引起一些来自内地乘客的极大兴趣。他们目不转睛死死盯着远方出现的奇妙变化，述说着各自的观感。大约过了七八分钟，在楼宇顶部清晰可辨地幻化出一支支像鱼骨天线一样的东西，随后，楼宇逐渐减少，只留下一汪水带，把远处的沙丘环环托起，恰似大海上的座座小岛。10时35分，车至流沙坪时，这一奇观慢慢隐去。远处只留下一片雾霭。中午，汽车抵达大柴旦镇，旅客餐毕，汽车继续向西北方向行驶。17时05分，当车过敦格公路384公里处时，在离汽车左窗外大约6公里的地方，清清楚楚地出现了一个蔚蓝色的湖泊，湖畔伴有一片金黄色的麦田，尾随汽车而行达105公里，当汽车爬坡即将翻越海拔3822米的当金山口时，该景观在279公里处消失。记者当即将这些窗外茫茫荒漠中出现的奇观一一摄入镜头。

记者与邻座一位在青海石油管理局工作的“老柴达木”攀谈,他说,他多次从这个地方经过,也好几次看到过在荒漠里出现过小河、湖泊的事,但象今天早上出现这么多的景致和持续这么长时间,是很少有的。

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,在他的《梦溪笔谈》中,便记载了我国山东省蓬莱一带出现的蜃景:“登州海中时常看到有云气,如宫室、台观、城堞、人物等等,车马冠盖,历历可见,叫做‘海市’。”蓬莱阁上还留有苏东坡咏‘海市’诗一首,被镌刻在石碑上,诗云:“东方云海空复空,群仙出没空明中,荡摇浮世生万物,岂有贝阙藏珠空,心知所见皆幻影,敢以耳目烦神宫……”据传,苏东坡登阁时,正值‘海市’不现的时节,有人说《咏海市》诗苏东坡根据人们传说而作。而真正从科学角度去解释“海市蜃楼”、“沙海蜃楼”都是光在一定的条件下,经过大气的折射和全反射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物理现象。

(1991年8月)

在青藏路上

高原的日出

我在大海边上看过日出，在黄山、华山、泰山绝顶上也看过日出。而在青藏路上所看到的日出，可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。

车出拉萨已是傍晚时节。谁知长途汽车刚刚开出没有几公里，便上了小路，原来这辆车是私人承包的，因为长途汽车出藏去西宁或格尔木都必须要有通行证，所以司机为了应付路检，便在玻璃窗前插了块‘拉萨——当雄’的牌子。随后，售票员给每人又发了一张 10 元的车票，并嘱咐我们：“如果碰到前面有查车的，大家就都说这是去当雄的。”这就样，车子在土路上兜了一个圈以后，才上了公路。

车上的乘客坐得满满的，45 个座位的汽车没有一个空位。看得出，车上的乘客大部分是甘肃、青海来西藏打工的民工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青年告诉我，来西藏能找到活儿干，钱也不少，每天除了吃、住、香烟钱之外，还可以剩个六、七块钱。虽是初夏时节，但高原的长夜依然是凉嗖嗖的，车厢里所有的玻璃窗都关得严严实实，连条缝都没留。车上的人几乎都大口大口地抽着烟，整个车厢烟雾缭绕。前后位子又离得很近，两条腿实在没办法伸直，我换了一个姿势，便昏昏沉沉地过了一夜。

一觉醒来，东方已露出鱼肚白，把东方的大地圈了大半个圆

圈。高原的日出是别具特色的，何况是坐在长途汽车上看日出，更是难忘。在高原看日出虽然不象在大海边上看出日出时，能看到太阳跃出水面时的那伟大的一跳，但我却在高原领略到了一个真真实实的日出。

四野依然静悄悄的，空无人迹；时针虽已指在了七点半钟，但这时，破晓前的一刻给人依然是朦朦胧胧。除了汽车的轰鸣外，旷野一点声响也没有。东方的云彩，被晨曦拨开了一条缝，两条暗暗的云线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清晰。不一会，从地与天相接的远处开始，暗暗的云，向天顶扩散着，像是一把巨大的扇子，而扇柄似乎就在天际的发光处。此时，扇柄的地方越来越明亮，发着桔黄色的光芒，那硕大的扇面也随着这光亮的加深、加重，而不断地变换着颜色，开始是暗黑，暗灰，青灰，淡黄，桔黄，桔红……。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，在车厢的右侧，一个红红的圆球，像是一只硕大的彩色气球，飘飘乎乎地径直地升了起来。这里的日出，没有大海边上的日出似有云遮雾罩之感，更没有对太阳那种一跳一跳的感觉；这个桔红色的圆球带给人的是一下子就挂在了‘中天’的感觉，如果是站在地上，我似乎跳一跳就能把它抓到似的。

这时候，扇状的散射云，也随之变成淡乳白色，变成了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团状，有的像一条巨龙，跃跃欲试，有的像一团花朵，轻轻地从头顶飘过，有的像一批脱缰的野马，奔腾跳跃，有的则什么都不象，毫无规则地滚动着，向四周散去。

翻越唐古拉山

到达唐古拉山口时正好是上午 10 时，天色已大亮。

司机招呼着：“唐古拉山口到了，停车 10 分钟。”然而，整个

车厢内没有多大的动静，许多乘客依然坐在各自的位置上，呼呼大睡，没有几个游客走下车来。虽是八月中秋，可以说这是高原最好的季节，但还是有着寒气袭人的感觉，天空阴沉沉的，不时地飘着冰渣儿、小雪片，难怪这里有‘八月飞雪’的传说。

远处的唐古拉山看上去平平常常，给人的感觉并不高，只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从半山腰起一直到峰顶都是皑皑的白雪。我穿上了随身带着的所有衣服，两件毛衣，一条毛裤，就是把风衣裹得紧紧的，也感到还是冷。我被路边山口的右侧耸立的青石雕像所吸引，那是一尊头戴风雪军帽解放军战士的巨像，刚劲、威严，从他那宽大的身躯便可以告诉过往的路人们这样一个事实：什么是奉献。就在我踏上从上海飞往成都的飞机，进入这片神秘土地的时候，文汇报扩大版，恰巧发表了一篇记述驻守在唐古拉山口解放军战士的长篇报告文学。题目就叫《离天三尺三》，讴歌最可爱的人在唐古拉山的工作和生活，艰苦与欢乐，一曲曲生与死的音符，让人们读后心潮澎湃。雕像旁，特意用花岗岩石栏做围栏，在这座纪念碑上写着“唐古拉山口”和“海拔 5231 米”的字样。

车过雁石坪

长途汽车停靠在雁石坪，午饭准备在这里吃。这是青藏公路上的一个小站，也是长达 1150 公里的青藏公路上不多的几个可供过往客人住宿、就餐、小憩的地方，象这样的小站，在青藏公路上，多数因为有了驻军而开始有人们聚集。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和兴旺，四川人先后在这里以及五道梁、安多、沱沱河几个地方开了小饭馆，长年住在这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上。由于高海拔，所以这里做饭的饭馆几乎都用加压的火油喷炉，点上火可以

从数米外的地方听到火苗喷出的声音。做饭用的家什都是那种最大号的高压锅,炒菜也好,做米饭也好,煮面条也好,一律都要先放在高压锅里煮过多时,否则会半生不熟。

出藏前,朋友们就告诉我,在青藏公路沿途,如果要用餐最好不要吃米饭,因为大部分的米饭做得不熟。大师傅把硬梆梆的干面条放进滚沸的高压锅里,数分钟后,去掉高压阀,打开压力锅盖,把软软的面条捞进碗里,再倒进早已做好的汤水,便完成了午餐的任务。

临行时,饭馆的大师傅也很有意思地说:“你们回去以后,用高压锅煮面条保险好吃。”我也尝试过,确实用高压锅煮出的面条,绝没有用一般家什煮出的面条的那种难以克服的,烂、粘的状况。

格尔木的“将军楼”

格尔木市委宣传部余部长一定要陪我去看看“将军楼”。说那是格尔木市唯一的一座纪念物。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。

这是一座太平常、太普通的灰砖两层小楼,然而,她却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极不平常的佳话:小楼是 1959 年左右建造的,当时驻军负责人莫申忠将军在此供职,后任后勤部政委,他是彭德怀元帅的老部下。彭德怀同志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打击,被定为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,贬官后,彭老总提出要到西北青海省格尔木,在那里写检查。然而当时的格尔木市全市没有一座砖房,几乎全是住的帐篷。为了彭老总的到来,莫申忠将军便决定建这座小楼给彭老总住。当时的地点叫做“二十七亩围”,谁想到这座普通的灰色小楼竟成了历史的见证。

三十年过去了。1989 年,莫申忠将军重返格尔木。老将军见

物思迁,感慨甚多。“文革”期间,老将军被造反派污蔑为彭德怀黑线上的人物,批来斗去,但他却从未低过头。然而,他想不通的是,造反派污蔑修建青藏公路,老将军再也坐不住了。于是,他跑到北京,见了毛泽东同志,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青藏公路建设中的情况,讲了筑路部队是怎样与艰难困苦作斗争的。毛泽东同志仔细听着,什么也没有说,抽着烟,说道:“这条公路不是都在地图上作了结论的事情嘛!”这样,才平息了事态。

那年,退下来的莫申忠将军在子女、夫人的陪同下,旧地重游,深情地表示,死后要把骨灰撒在这里,撒在昆仑山脚下。当即,格尔木市委负责人决定拨款重修这座小楼,并命名为“将军楼”,以此作为永远的纪念。

(1991年8月)

广德二洞

江、浙、皖交界的安徽广德是我国溶洞区之一,已发现的溶洞达 16 个。其中,最有名的当属太极洞和桃姑迷宫了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就曾将雷州换鼓、广德埋藏、登州海市和钱塘江潮称之为‘天下四绝’。这次,去广德才知道‘广德埋藏’指的就是太极溶洞景区。

太极洞总面积 14.1 万平方米,洞深达 5400 米,全洞分上洞、中洞、大洞、水洞和天洞等五个洞区。洞穴众多,庞大幽深。那天,我们在洞中足足转悠了两个多小时,出得洞来,才恍然大悟,其实,我们只转了全洞的一半。故此,太极洞才有了奇雄、广罕、博大之说。过去,听不少人讲,大千溶洞,看一洞也就知别洞了。而看过太极洞,你会有一种异样的全新感觉。最令人叹奇的是那幅巧夺天工的巨大的‘太极壁画’和那条‘九曲银河’的水洞。在临近出口处巨大的石壁上,钟乳遍布,百态千姿,也可能这是太极洞的最后一景的缘由,游客们会在它面前驻足长留,浮想联翩。是庐山云雾 是壶口川瀑 是古希腊或波斯格斗场 还是抽象派大师们的杰作……那条长 75 米被誉为‘九曲银河’的水洞,长河荡荡,轻舟泛泛,在那低头是水,仰面为‘天’的地下河中,望着那亿年古洞溶壁峭岩,篙声灯影,不仅会使人想起苏东坡的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”的诗句来。其实,‘九曲银河’还有一半的水路尚待开发,听主人介绍说,比起现在已开放的水洞,更

奇幻、更深邃、更令人神往。

午饭后,原准备早早上路返程,谁知桃姑迷宫风景区的负责人,在太极山庄已等候多时了,执意要请大家顺路去看看广德的另一洞天——桃姑迷宫。太极洞与桃姑迷宫相距 11.5 公里,汽车开了刻把分钟就到了。关于桃姑迷宫有着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,但大都离不开‘仙子入凡尘’之类。不过,游客最感兴趣的还是桃姑迷宫那个‘迷’字。主人呢,介绍得却很简言,这就更使游客着‘迷’了。导游小姐只是让大家入洞后循着‘流云、怪石、奇门、幽峡’这八个字去自解迷津,她呢,则点到为止。桃姑迷宫真是一座万窟千窍、奇幻莫测的迷宫。前年完成的一期工程开放了 16 个宫厅、53 门、24 峡、12 个景区,约 200 余个景点,因其流云多、怪石多、奇门多、幽峡多,才称其为‘迷’的,而桃姑迷宫,最令人叹绝的是那横空出世的 24 道幽峡。我参观过不少的溶洞,但像桃姑迷宫这样的幽峡真是不多见。24 峡,峡峡险峻;24 峡,峡峡奇异。飞天峡,长峡叠翠,仙桥高架,虽然几多星火看得清清楚楚,但是峡谷的尽头却很难寻到,峡险、路窄,不少游客到此,便打道回府了,桃姑迷宫中最奇、最险、最迷人的景致却没能够看到。比如,金钟峡的清人遗墨,古吟峡的丹灶遗火,玄武峡的玄武奇观,七星峡的七星观象,馨折峡的玉石鼎鼎,流云峡的蒲团空陈,都是难得的佳景。

游广德二洞其实很方便,离无锡、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常州和嘉兴都不过百把公里的路,距上海或黄山虽远了一些,但也只有 200 余公里出头,坐上旅游车 5 个小时的功夫足够。

返沪前,主人特意还开了一个座谈会,请四方专家们对广德二洞的开发和管理提些意见。不用说,留下的当然都是些溢美、赞许之词。遗憾的是,时间有限,言者颇多,我没有能来得及也说出两句。但我一直在想,如果广德的朋友们除了在已开放的‘广

德二洞”上广揽游客外,能不能考虑一下从其他 14 个尚待开发的溶洞中,选其一二,搞一个“幽洞探奇”的旅游项目呢 如果让游客们能高举松明火把或打着手电,做一次“徐霞客”,尝一尝 90 年代“徐霞客”是什么滋味的話,那可是件令人终身难忘的旅行。

(1992 年 12 月)

西部情结

天水印象

春光明媚,从东海之滨来到古秦州天水,顺便看望在长开厂工作的庆哥,在水天夜宿 4 日。别时,天水报社的朋友们问我此行对天水有何印象。我不无客套地回答曰:“此地天公作美,小江南美誉一点不假,名胜古迹令人神往;更重要的是陇上人的好客、热情,使人难以忘怀。”⁶⁶“那就给我们留下点文字吧!”是呵,为了感谢主人的盛意,我没有再推辞。急匆匆来,又急匆匆地去。于是,就在返沪的列车上,写下了《天水印象》,把这些粗糙的文字,留给我的亲人,留给新结识的天水朋友们。

(一)

1970 年,庆哥从北京支援大西北工业建设到了天水,这一晃 20 余年过去了。昔日的壮汉,如今已白霜染鬓。虽每年都有见面的机会,但此次来天水,是我头一次在陇上他的家中做客。于是,那一夜,我们谈到鸡啼四遍,才昏昏入睡。

三角地,是指秦城区七里墩菜场,远近数里的居民都到这儿买菜。这菜场真够气派,那构架,那规模,不比大上海的菜场逊色多少。虽已是近午时分,但菜场上依然是熙熙攘攘,放眼望去,只见整齐划一的水泥货架上,摆满了各种时鲜菜,芹菜、韭菜、胡萝卜、蒜苔、芥菜、油菜,水灵灵、鲜嫩嫩的,各种生、熟肉食,豆腐,令人目不暇接。我顺手抓起一小撮韭菜,问那卖菜的陇上姑娘多